

《名利场》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及社会意蕴

李 频

(安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000)

摘要:《名利场》是著名的批判主义小说,通过塑造两个处于不同阶级、人生态度不同的女性形象,生动立体地描述了维多利亚时期资产阶级固化的丑恶现象。两个女性形象分别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类不同的人,作者用她们的思想、选择和最终的命运,为读者清晰地呈现了人的不同选择所能够导致的后果,具有比较深刻的教育意义。并借由两位女性形象表达了对于拜金主义的批判:追名逐利终究只是虚幻,对不正确的社会现象愚忠顺从只会令自己成为牺牲品,以及只有正确科学的社会形态才能塑造出良好的民众。

关键词:《名利场》;女性形象;社会意蕴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1)05-0074-04

《名利场》是英国著名作家萨克雷的代表作,其以强烈的批判主义风格闻名文学界。萨克雷犀利的创作风格,在《名利场》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作者构建了一个尔虞我诈、追名逐利的资产阶级生活图景,为读者们揭示了表面光鲜亮丽的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的本质,既对资本主义追名逐利的形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也揭露了资产阶级固化的悲剧后果。为使小说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加有力,萨克雷采取了“对比”的创作方法来凸显戏剧矛盾,也就是塑造两个经典的女性形象,用两位理想不同、阶级不同的女性形象作为对比,去讽刺资产阶级中的丑恶现象。《名利场》之所以能够口碑名利双丰收,很大程度得益于成功的女性形象塑造,但更多是因为女性形象揭示了社会现象、社会规律的本质,给人无限的反思,因此,如果要深入分析《名利场》,就应该从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其所蕴含的社会意蕴两个角度入手。

一、《名利场》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1. 蓓基·夏泼

蓓基·夏泼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女性形象。她十分聪明,但道德却并不高尚。她拥有高过一般男性的才智和勇气,但她的社会价值观却十分扭

曲。从小说情节来看,蓓基·夏泼这种复杂形象的生成,源自她所处社会环境和出身的家庭。《名利场》创作的社会背景是19世纪之初的英国上流社会。当时的英国处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阶段,由于商业发达诞生了许多商贾大家,这些富豪掌握着巨量的财富,他们主宰社会,压榨平民。上层人士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无所不用其极,底层人民也无时无刻不想着阶级跃升。这一阶段中,虽然从表象看来社会十分繁荣,但内里却流露着极为强烈的拜金主义,导致社会形态和人民的心态都十分畸形。^[1]作者基于这一背景,塑造了蓓基·夏泼这一女性角色。蓓基·夏泼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畸形的社会中,她的父亲是贫苦的图画教师,她的母亲是一名舞者,可谓身世贫寒。然而,虽然出身条件十分卑微,蓓基·夏泼本人却十分聪明。她在青年时期就明白了“名利场”的本质,那就是不停地巴结别人以及被别人巴结。在学校中,她认识了许多家境良好但能力却不足的富家子女,蓓基·夏泼开始嫉妒这些无能的有钱人,认为自己必须不断巴结别人,将别人视作可以踩踏的阶梯,才能实现阶级跃升的终极梦想。此后,蓓基·夏泼不断巴结每一个在阶级上高过她的人,无论男人或女人,无论是自己喜欢的还是讨

厌的,她都能像一个机器一样巴结与迎合对方,她将这看作自己的独特魅力。有用的人她拼命维护,无用的人则一脚踢开。就这样,蓓基·夏泼在所谓的上流社会中游刃有余,成为交际明星。

但蓓基·夏泼的错误之处在于,她虽然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意识到了“名利场”的本质,但却错将名利场视作真正的、正常的社会。她认为社会的本质就该是如此,却从没有想过当下的社会现状是否正常,是否真的值得拼尽全力去维护。这种错误观念必然会导致悲剧结果的出现,在《名利场》的故事结尾,蓓基·夏泼被她向往的上流社会鄙夷、嘲讽和孤立,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但也因蓓基·夏泼的聪明、上进等积极品质,虽然她远离了上流社会,但仍旧收获了一笔财富。综合来看,蓓基·夏泼就是一个复杂而又易懂的女性角色。她代表着名利场中将名利奉为圣经但却不失积极的品质的一类人。

2. 爱米丽亚

爱米丽亚是一个比较单一的女性形象。她不具有积极上进的品质,被动地接受着社会赋予她的一切,并甘之如饴地认为,社会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自己的理想,并且这种思想直至故事的结尾也未能改变。从《名利场》的创作背景来看,维多利亚时代中,妇女被传统道德的管制和约束力度极大,整个社会都在强调社会分工问题,并且着重强调男性是家庭和社会的主心骨。爱米丽亚明显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女性无理要求的集合体,是资本主义的形象投影。她就是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男性群体眼中,最理想化的一类人。^[2]

爱米丽亚出生于富足的家庭当中,从小就不需要为生计烦恼而奔波。她认为只要自己顺应下去,做好女人的“本分”,就能够一直幸福。同时,爱米丽亚为了成为时代所要求的“完美的女人”,认真地练习唱歌、跳舞、刺绣。在家庭中,爱米丽亚顺从自己的父亲和家人,是远近闻名的孝顺女儿。婚后,爱米丽亚全心全意地照顾自己的丈夫乔治,甚至一厢情愿地将他当作一位天神,哪怕乔治实际上是一个一无是处、虚伪善变、行为放荡的人,她都从没想过要离开乔治。无论在任何一个场合中,只要乔治出现爱米丽亚就会围绕在他的身边。乔治出门后爱米丽亚也会尽可能减少自己出门的频率,只为了坚守自己对于爱情的忠贞。直至后来乔治死亡,爱米丽亚仍然坚定地为他守寡,并将乔治与自己的孩子看作新的“乔治”,寸

步不离地呵护这个儿子。面对诚实忠厚的都宾,爱米丽亚认为自己已经嫁过一个如同天使一般的丈夫,绝对不会再嫁第二回。但她却一再地消耗都宾的真情,将他看作是奴仆一般,装作不明白他的心思。爱米丽亚实际上非常明确都宾的好,以及都宾独一无二的热忱情感。但囿于时代的要求,也囿于她内心深处对于传统社会道德的愚从,她无法选择与都宾在一起。直至最后爱米丽亚的朋友告诉了她乔治放荡的真相,绝望的爱米丽亚才肯放下心中的幻想与都宾结婚。但此时的都宾已经消耗掉了所有的热忱与钟情,麻木地接受了爱米丽亚。

爱米丽亚是上层社会的推崇者、认同者,无条件地满足着社会对她畸形的要求,同时从不会对社会进行质疑。但上层社会对她的反馈却是悲剧性的,她的顺从和愚忠,令她自己和爱她的人都备受折磨。她代表着名利场中自私、愚忠、盲目的一类人。

二、《名利场》中女性形象表达出的社会意蕴

1. 追名逐利终是虚幻

文学评论家们对于《名利场》中蓓基·夏泼的评价始终存在争议。一部分人认为,蓓基·夏泼是一个自私放荡、奸诈狡猾、虚伪邪恶的女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追逐名利和地位,而她的行为会伤害到许多无辜的人,因此蓓基·夏泼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蓓基·夏泼身上所具有的积极品质十分难得。她能够在社会普遍不认同女性地位,普遍要求女性依附他人的背景下,拥有独特的上进心,敏锐的观察力和果敢冷血的行动力,这赋予了这一形象独特的魅力。^[3]因此这一部分人认为蓓基·夏泼至少是一个有才能的坏人。但无论评论家们如何评价蓓基·夏泼这一角色,人们如何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批判,最终都是在认可一个观点,即“追名逐利”是错误的。

人们批判“蓓基·夏泼”们,认为她们追求金钱和权利,抛弃道德是不齿的行为。这是在强调,过度地追求钱权忽略对人格的坚守,甚至背叛自身应有的积极品质,是大错特错的。人们肯定“蓓基·夏泼”们的积极品质,也是对拥有积极品质,但错用到歧途这类人们的惋惜。人们批判和惋惜的角度不同,但在批判追名逐利上却是空前

的统一,这就是作者萨克雷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思想。但从文学的角度分析可知,萨克雷在《名利场》蓓基·夏泼这一角色上想要传递的社会意蕴,与其说追名逐利是错误的,不如说是追名逐利是虚幻的。因为所谓的名利,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必然存在的东西,它只是上层社会资本家们为了标榜自己的地位,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而创建的形象产物。一个本身并不必要存在,且一定由少部分人拥有最终解释权的荣誉,可能不会是彻头彻尾的阴谋,但也绝不是值得人们抛却自我、像驴子一样辛苦一生去争取的东西。在故事的结尾,不择手段追名逐利的蓓基·夏泼,最终只是追逐到了一堆泡影,成为臭名昭著的丑闻者。而读者们能够通过阅读,看到蓓基·夏泼是如何积极地使用手段游走于上流社会,而所谓的名与利又是怎样不断被所谓“上流人士”修改规则。萨克雷创造蓓基·夏泼这样一个形象,本质上就是为了通过“她”的一生,令读者们意识到所谓名利、上流社会、资本主义的虚伪。

2. 愚忠顺从只能成为牺牲品

萨克雷所处的时代中拥有各色各样、各个阶层的人,除了像“蓓基·夏泼”们一样拥有才能却走上歧途的人之外,像爱米丽亚这样的人也令萨克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萨克雷作为一名家境较好的男性作家,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既得利益者。但他却因为从小缺少母爱,而对女性的思想和女性的处境有着特殊的关照和见解。这使得萨克雷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大多都直接指向社会中一个普遍的现象。爱米丽亚这一角色指向的就是“女性为什么要拥护压迫她们的社会规则?”^[4]在《名利场》中,萨克雷通过笔尖表达了自己对“爱米丽亚”们的疑问和不解。他先是对整个社会环境作出了简单的概括,那就是中产阶级妇女在社会的压迫下必须要依赖于自己的父亲或丈夫,她们不能出去工作,也不能学习在社会中真正有用的技能,只能学习一些唱歌、跳舞、刺绣等取悦男人的技能。这使得女性们只能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男性,而一旦男性并不具备赚钱的能力或者顾家的责任,女性就只能过着贫困且被动的生活。但令萨克雷不解的是,为什么“爱米丽亚”们从没有想过去反抗。因此他塑造了蓓基·夏泼来和“爱米丽亚”们作对比,用二者不同的结局,对读者们进行警示。蓓基·夏泼积极上进,虽然努力用错了方向,但最终获得了一笔财富,过上了还算是稳定

的生活。而爱米丽亚不断为了乔治坚守、为了自己和乔治的孩子无原则地付出,最终却并没有收获一个理想的生活。她不肯面对现实,消耗了都宾诚挚的爱,虽然最后二人仍旧结婚,但都宾已经再也没有对于爱情的憧憬。爱米丽亚对于畸形社会的愚忠顺从,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都宾。爱米丽亚们往往坚信时代的正确性,认为自己是渺小、无力改变现状的,那么尽可能地满足社会对自己的要求,总有一日能够获得想象中的幸福。因此爱米丽亚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会竭尽全力地让自己陷入幸福的幻想中。哪怕乔治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她也一厢情愿地认为乔治就是自己的天使。在乔治出门玩乐的时候,自我感动地认为乔治是在为了家庭奔波。爱米丽亚们对于社会的愚忠顺从,是一种无能、目光浅薄的表现。但对于畸形的社会来说,像爱米丽亚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她们不过是夯实上层社会统治地位的工具,甚至不能够被当成完整的人来看待。上层社会削弱她们的才能、限制她们的行为,只是为了让她们成为更加完美的牺牲品,也就是维护上层社会统治的牺牲品。萨克雷塑造爱米丽亚这一形象,是想通过爱米丽亚和蓓基·夏泼的对比,令读者意识到在处于不正常的阶级中时,对不公平、不科学的规则愚忠和顺从,实际上只能成为牺牲品。

3. 社会形态是人民形态的主要影响因素

整体来看,萨克雷借助两个完全不同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对比,勾勒了一幅矛盾鲜明的社会景象。而萨克雷最终想要表达的社会意蕴,那就是社会形态实际上是人民形态的主要影响因素,萨克雷真正想要批判的,既不是“蓓基·夏泼”们,也不是“爱米丽亚”们,而是畸形的、追名逐利、腐朽不堪的社会“名利场”。^[5]蓓基·夏泼本身的优势是聪明伶俐、积极上进,她们对于时代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嗅觉,更能够精准地洞悉人性。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立身于一个正确的、积极的社会形态中,必然能够有很好的成就。但在《名利场》的故事背景中,蓓基·夏泼作为一个女性,不能够前往真正的社会“战场”中冲锋陷阵,只能在战争的灰色地带中游走。蓓基·夏泼的悲剧是被社会影响和塑造,而蓓基·夏泼最终得到一笔财富,过上普通生活的结局,却是由她自己塑造的。这无疑是萨克雷对追名逐利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讽刺的重要一笔。

萨克雷虽然在《名利场》中多次表达对爱米

丽亚的批判,但言语中实际上也表达出了别样的同情。爱米丽亚并非一无是处,她在女子学校中的成绩十分优异,虽然唱歌跳舞和刺绣不具有变现能力,但学习也有一定的难度。这说明爱米丽亚本身也是非常聪明,热衷好学的一类人,但还是在社会压力的作用下,选择向现实屈从,才造成了最终的悲剧结局。这同样也是因为不正确的社会形态,对爱米丽亚造成了消极的影响。萨克雷想要借助女性形象表达的是,追求物欲本身并无过错,但过于追求物欲,或者丧失实现自我价值的勇气和能力,才是真正的错误。

三、结语

萨克雷在《名利场》中所塑造的两个女性形象,是萨克雷对于社会现象的两种思考。蓓基·

夏泼代表着萨克雷对于资本固化和资产阶级的同情、批判和讽刺,但也夹杂着一丝赞赏。萨克雷认可蓓基·夏泼的上进心和才智,认为蓓基·夏泼的优点其实难能可贵,只是用错了地方最终导致悲剧结局。而对于爱米丽亚,萨克雷更多的态度是同情和否定。他认为一味地对社会、社会主导者愚忠,只能越发将自己推入到被动的地位中,最终被强权撕裂。因此爱米丽亚的结局虽然符合一般意义上的“阖家团圆”,但本质上并不圆满。《名利场》中两个女性角色所表达出的社会意蕴,即追名逐利终究是虚幻,愚忠顺从只会成为牺牲品。然而人是被社会所塑造的,如果社会不能改变趋炎附势、追名逐利的本质,任何人都不能从社会中得到真正的理想和幸福。

参考文献:

[1] 常钰娇.《名利场》中贝基·夏普的性格分析[J].文学教育(上),2021(3):65-67.
[2] 齐娟,王胜胜.赏析《名利场》中女性形象与人物命运[J].电影文学,2014(9):125-126.
[3] 刘云鹏,王冠丹.论《名利场》中女性的悲剧人生[J].青年文学家,2020(11):141.
[4] 李珍.传统“真实”的微观重构——近现代语言学视阈下《名利场》中的符号隐喻[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20,41(4):71-76.
[5] 龚逸,倪锦诚.《名利场》英汉版本中名词性替代对比研究[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20(2):83-85,100.

The Portrayal of Female Images in *Vanity Fair* and Its Social Implications

LI P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Anhui 246000, China)

Abstract: "*Vanity Fair*" is a well-known critical novel. It vividly and three-dimensionally describes the ugly phenomenon of the solidification of the capital class during the Victorian perio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wo female images of different classes and different life ideals. The two female images represent two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The author uses their thoughts, choices and ultimate destiny to clearly present the consequences of different choices of people to readers, and has a relatively profound education. significance. And through the image of two women to express the criticism of money worship: chasing fame and gain is only illusion after all, loyalty and obedience to incorrect social phenomena will only make oneself a victim, and only a correct and scientific social form can create a good people.

Keywords: *Vanity Fair*; female image; social connotation

(责任编辑:沈建新)